



西湖漫话

XI HUMAN HUA

目 录

与君从头说西湖	(1)
白堤与苏堤	(12)
西湖里的“瀛洲”	(24)
保俶塔和宝石山	(31)
吴山纵横谈	(37)
灵隐寺与飞来峰	(45)
龙井的轶事与传说	(55)
六和塔与钱塘江大桥	(60)
岳庙与岳飞	(68)
开浚西湖的又一功臣—杨孟瑛	(77)
孤忠劲节的于谦	(84)
坚贞不屈的张苍水	(93)
风雨亭与秋瑾	(100)
热爱西湖的隐逸诗人	(111)
关于钱塘江潮的神话	(119)
弘一法师其人	(127)

文澜阁与《四库全书》	(136)
印学话西泠	(147)
浙东第一石	(155)
断桥与《白蛇传》	(161)
漫话杭州名产	(170)
龙井茶叶虎跑水	(182)



与君从头说西湖

杭州山明水秀，风景如画，是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

杭州之美，就美在西湖。她三面环山，一面临城，山外有江，江通大海，湖山江海汇集一处，城市山林互相辉映。千百年来醉倒了多少诗词客，为她吟咏歌唱；现在又吸引了多少国内外游客，因她而流连忘返。

美丽的西湖，是怎样形成的呢？自古就有许多神话传说。其中一个是这样的：古时天上住着一条玉龙和一只金凤，它们在天河的仙岛上找到了一块璞玉。玉龙金凤惨淡经营，喙爪并用，经过多年辛苦，才把这块璞玉琢磨成一颗晶莹的明珠。明珠的光芒照到那里，那里的树木就常青，那里的百花就盛开。王母娘娘看中了这颗明珠，乘玉龙和金凤熟睡之际，把它偷走

了。玉龙和金凤四处寻找，终于发现光芒四射的明珠原来在王母娘娘手里，于是闯进天宫夺珠。王母娘娘倒在地上，两手一松，掌上明珠就从天上掉落人间，变成了亮晶晶的西湖。玉龙和金凤舍不得离开自己的明珠，一个变成玉龙山（玉皇山），一个变成凤凰山，永远守护在西湖之滨。

以明珠比拟西湖，无论从它的形象或价值来说，都是非常恰当的，她确实是我们祖国的一颗明珠。但把这块璞玉琢磨成明珠的，并不是什么玉龙、金凤，而是历代的劳动人民。西湖的美是大自然赐予和人工治理相结合的产物。

根据地质学的研究，西湖在远古时代是和钱塘江相通的海湾。著名的地理学家竺可桢在《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一文中指出：

“不但西湖东面有冲积土，就是西面也有冲积土，假使我们能追想钱塘江初成时候情形，一切冲积土尚未沉下来时，现在杭州所在地方，还是一片汪洋，西湖也不过是钱塘江口左近的一个小小湾儿。后来钱塘江沉淀慢慢的把湾口塞住，变成一个泻湖。”

今天我们登上北高峰或南高峰向东了望，还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马蹄形海湾的轮廓。它南、西、北三面环山，东面今天杭州市区一带，则是海湾口，吴山和宝石山是环抱这个小海湾的两个岬角。那时候，杭州湾的滚滚海潮，可以直拍灵隐山下。“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韬光观海亭柱子上的这副楹联，正是这一景色的写照。钱塘江上游挟带而来的大量泥沙受海潮顶托，在两个岬角附近慢慢淤积起来；海湾三面群山被溪流冲刷下来的泥沙，也在岬角附近慢慢沉积，使沙嘴不断发

育延伸，最后终于联成一片，把海湾与大海隔绝开来。西湖就是这样形成的。当然，这个过程是很漫长的，它从远古一直继续到汉朝或稍后。

解放后，地质工作者在拱宸桥一带钻探，在厚约三十到五十米的第四纪松散沉积层的底部，发现有三米到五米砂砾层，而且其中杂有海滨生物贝壳。这就进一步证实了竺可桢的结论的正确性。“杭之为州，本江海故地”，“今州之平陆，皆昔之故江”。宋朝的学者早已从观察中得到了这个正确的结论。

西湖古时候是个海湾，与江相通，这还可从历史文献和古迹传说中得到印证。杭州古称钱唐，属会稽郡，相传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所设，县治在灵隐山下。公元前二百一十年，秦始皇“上会稽，祭大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他“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水波恶，乃西百二十里，从狭中渡。”唐代陆羽的《武林山记》又说：“自钱塘门至秦皇缆船石为西石头，相传秦始皇帝东游泛海，舣舟于此。”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也说：“始皇将登会稽，为风浪所阻，故泊舟此处。”秦皇缆船石在宝石山南麓大佛寺中，至今遗迹犹存。虽然秦始皇是否真的在此缆舟，已无法证明，但只有西湖古通江海，才有可能产生缆船避风的传说。

秦时，西湖既是一个海湾，当然不可能有湖泊的名称，当时环抱海湾的群山统称武林山，山水汇注入湾，也笼统地称之为“武林水”。

约莫到两汉时期，两岸沙嘴相接，西湖的雏形才开始形成。但仍是随潮出没，处在若有若无之间。郦道元《水经注》说：“（钱唐）县南江侧，有名圣湖，父老传言，湖有金牛，古见之，神化不测，湖取名焉。”湖有金牛，这当然不可能，

也许是随海潮偶然闯入湖中的鲨鲸等海洋鱼类，古人无以名之，把它称为“金牛”。同时认为金牛出现，五谷丰登，是“明圣之瑞”，因此把湖称为“金牛湖”或“明圣湖”^①。可见金牛出现的传说，仍与西湖通江一事有关。

汉代，人们已开始了对西湖的治理。从《水经注》转引南朝钱唐令刘道真写的《钱唐记》中，我们还可以粗略地知道最初治湖的情况：

“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

据清人陈文述考证，华信所筑的塘，在钱塘门至清波门，即今湖滨路、南山路一带，实为西湖最早的堤。自后“江湖始分，涨沙渐远”，西湖才初具规模。所以《湖山便览》说：“江海与湖至汉始隔”。华信筑塘，大大加速了今杭州市区一带地方的成陆过程，促使西湖水淡化，对后世影响深远，所以华信实为杭州的“第一功臣”。从此“湖曰钱（塘）湖，江曰钱（塘）江，皆以一塘分限得名。”于是在金牛湖、明圣湖外又增加“钱塘湖”^②这一名称。

“西湖”这个名称，最早始于唐朝。顾名思义，西湖是因湖在杭城的西面而得名。汉代华信筑塘前，钱唐县治尚在灵隐山下，西湖在钱唐县东，绝不可能有西湖之名。以后经魏晋南

^① 据杭州大学徐规教授、林正秋同志最近考证，明圣湖、西湖是两个湖。文见《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这里沿用旧说。

^② 钱塘湖，一说因湖在钱塘县境而得名，一说因华信筑钱塘而得名，此地采用后一种说法。

北朝到隋，随着今天杭州市区一带地方的逐渐成陆，钱塘县（唐朝以后钱唐县才改钱塘县）城也逐渐由灵隐山下向东边的凤凰山麓、钱塘江滨一带发展。据史书记载，隋文帝开皇九年（五八九年）统一全国后，废钱塘郡置杭州；十一年，大臣杨素在凤凰山下依山筑州城，周围三十六里九十步，已接近今天的位置。但直至唐初，由于杭州成陆未久，水仍咸苦，居民稀少，杭州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解决饮水问题。

唐代宗大历年间（七六六—七七九年），杭州刺史李泌在涌金门、钱塘门之间开凿了相国井（今解放路井亭桥西）、西井（相国井之西）、金牛井（西井西北）、方井（金牛井西北）、白龟井（今龙翔桥西）、小方井（今小车桥附近）等六口大井，用开阴窦、敷瓦管竹筒的办法引西湖水入井，使居民有饮用的淡水。自后杭州城迅速由南往北扩展起来，以前还是默默无闻的西湖，亦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

长庆二年至四年（八二二—八二四年）大诗人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任内最显著的政绩是疏通李泌开凿的六井，以及修筑钱塘湖堤。当时西湖日渐淤塞，附近农田经常受旱，而昏庸的县官又不肯放湖水去灌溉农田，其理由是“决放湖水不利钱塘”，“鱼龙无所托”，“菱茭失其利”。白居易据理驳斥道：“鱼龙与生民之命熟急？菱茭与稻粱之利熟多？”于是决然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湖泥在武林门、钱塘门外筑成一条长堤，既隔江水，又增西湖蓄水量。同时又建石涵，使湖水蓄泄及时。他还在堤上树立《钱塘湖石记》碑，详载堤的功用，以及蓄水、放水、护堤的方法。“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使沿湖农田免去旱灾的威胁。人民感激白居易，称此堤为“白公堤”。由于白居易的功

绩，杭州城市迅速发展起来，“州傍青山县枕湖”，位于城西的钱塘湖，遂又有了“西湖”这一朴素的名字。白居易在杭时，西湖已非常美丽，“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烟波淡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白居易自己“凌晨亲政事，向晚凭游遨”，写了许多热情歌颂西湖的诗，使西湖更负盛名。

五代十国时，杭州一跃成为吴越的国都。在这大动乱的五十多年中，梁、唐、晋、汉、周依次更替，战乱频繁，都没有能够统一中国。而吴越一隅，从唐末到宋，政治局面相对稳定，战乱影响较小，促进了这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使杭州成为东南地区的名城。

吴越开国君主钱镠，除在杭州大修城垣外，并且很重视对钱塘江的治理。梁开平四年（九一〇年），钱镠修造了一条从艮山门到六和塔的海塘，塘内并筑石堤。这“钱氏捍海塘”的建立，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解除了杭州的海潮之患，使杭城范围也随之扩大。据《西湖游览志》记载：石塘附近“悉起台榭，广郡郭周三十里。”钱镠还设立一千人的“撩湖军”，专事西湖的疏浚工作。吴越钱氏提倡佛教，在西湖大兴寺院，建造佛塔，雕刻石窟佛像，当时号称“佛国”。据传昭庆寺、净慈寺及九溪的理安寺、赤山埠的六通寺、灵峰的灵峰寺、云栖的云栖寺、北高峰的韬光寺、天竺山的法喜寺、城隍山的宝成寺和月轮山的开化寺等三百六十余处寺院，都是在吴越时建立起来的。著名的六和塔、雷峰塔、保俶塔和闸口的白塔，也都初建于吴越时期。烟霞洞、石屋洞的石窟艺术，将台山的摩崖龛像和飞来峰的部分石像，都是那时留下的艺术杰作。西湖绮丽的湖光山色、丰富多彩的佛教艺术融合在一起，给单纯的

自然美注入了新的生命和魅力。

由于唐和吴越的经营，到北宋时“地有湖山美”的杭州，已发展成为“东南第一州”了。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在《望海潮》一词中写道：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
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
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重湖
叠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
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
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词中用铺张描绘的艺术手法，写出了当时被称为“地上天官”的杭州的繁华景象，西湖的景色也被描绘得非常吸引人。传说就是因为这首词，引起了金主完颜亮“投鞭渡江”、“立马吴山”的野心。

但是，宋初以来西湖年久失修，日渐堙塞，加上真宗天禧年间（一〇一七—一〇二一年）王钦若奏改西湖为放生池，禁民采捕，于是西湖更草兴水涸，积成葑田。北宋一代，对西湖作出贡献的，首推苏东坡。他曾两次贬官杭州：第一次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一〇七一—一〇七四），做了三年通判；第二次在宋哲宗元祐四年至六年（一〇八九—一〇九一年），当了二年知州。他第一次来杭时，虽然看到西湖已被葑草淤塞了十之二、三，但那时他不是一州的主要长官，不可能有大的建树。他第二次来杭，时间虽仅隔十五年，而西湖已荒芜将半，父老反映：“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于是，他决心疏浚西

湖。在向朝廷呈送的《乞开杭州西湖状》中，他详细论述西湖有“必废之渐”和“五不可废之忧”。他所陈述的“五不可废”的理由，除第一条“放生”外，其他四条“民饮”、“灌溉”、“助航”、“酿酒”，都是从人民的生活、生产着眼的。他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从元祐五年夏天开始到秋天结束，共花工二十余万，掘葑泥二十五万丈，使西湖顿复旧观。同时并把葑草淤泥筑成一条纵贯南北的长堤，堤上建六桥，旁植杨柳、芙蓉，不但使西湖增添了“六桥烟柳”的景色，而且大大方便了西湖南北的交通。人民怀着感激的心情，称此堤为“苏公堤”，简称“苏堤”。为了防止西湖再次堙塞，苏东坡还专设“开湖司”的机构，募人种菱，以备修湖经费；并在湖中深潭立三座小石塔作为标界，禁种水生植物。这些小石塔，后来就形成为西湖十景之一的“三潭印月”。

苏东坡和白居易一样，在政事之余，吟诵不辍，前后在杭五年中，写下了三百多首诗歌，使西湖大为增色。

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
淡妆浓抹总相宜。

他这首诗历来被认为是吟咏西湖的绝唱。他别出心裁地把西湖比作我国古代的美女西施，于是西湖又多了一个富有诗意的“西子湖”的名称。自此以后西湖、西子湖就成了人所公认的名称，并出现于文人的著录和诗词曲赋之中，而原来的许多名称，也就逐渐被人们遗忘了。

宋室南渡后，建都杭州，改称临安府。以皇帝和大臣为首的统治阶级，迷恋西湖，偏安杭州，过着荒淫无耻的糜烂生活，把收复失地之事忘得一干二净。南宋王朝在凤凰山一带，

吴越宫殿的基础上大造皇城。北起凤山门，西至万松岭，东止候潮门，南到江干，兴建了大殿三十座，堂三十三座，阁十三座。据元初曾参观过南宋宫殿的马哥孛罗记载：“宫殿规模之大，在全世界可以称最，……垣内为花园，……园中有喷泉无数……，大殿以外尚有华美之大厅一千间。”《梦粱录》的作者吴自牧，也这样描写他所目睹的皇城宫门：“皆金钉朱户，画栋雕甍，覆以铜瓦，镌镂龙凤飞骧之状，巍峨壮丽，光耀溢目”。此外还在西湖大建御花园，南有聚景、真珠、南屏；北有集芳、延祥、玉壘。层楼叠阁，藏歌贮舞，极人间奢华之能事。此外，在西湖里还建造了许多用香楠木精雕细刻而成的“御舟”，供皇室、官府游湖之用。奸臣秦桧在今望仙桥东建了“相府”；奸相贾似道在葛岭盖“半闲堂”、“养乐园”，日夜与姬妾斗蟋蟀、寻欢作乐。他还有游湖车船，“不烦篙橹，但用关轮，脚踏而行，其速如飞”。杭州成了统治阶级的“销金窝”。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题临安邸》诗，道出了人民对统治阶级的愤怒和对祖国前途的忧虑。

西湖经历代劳动人民的整治、建设，到南宋时确已花团锦簇，繁华无比。“一色楼台三十里，就中无处觅孤山”。著名的“西湖十景”，原始于南宋画院画家马远、陈清波的西湖画卷题名，这时也已形成。北方开封一带人民跟着宋室南渡来杭，非常羡慕江南苏杭一带的繁华富庶，于是就产生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谚语。随着杭州城市的繁荣，旅游业也得到空前的发展。酒肆茶楼、艺场戏院、驿站旅舍等服务行业也随着兴隆起来。当时进杭城的通衢闸口白塔岭下，刊印了杭州

历史上第一种旅游地图——《地经》，出售给过往客商和游客。

元灭南宋后元朝政府以为南宋亡国在于耽溺湖山，为了引以为戒，对西湖“废而不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到明初，前后达两百多年。于是苏堤以西，阡陌纵横，悉为池荡桑梗；苏堤以东，葑草蔓合，萦流如线，难通舟船。西湖发生了近五百年来的一次最大淤浅。正德三年（一五〇八年）知府杨孟瑛“锐情恢拓，力排群议”，冲破重重阻力，重浚西湖，使西湖“始复唐、宋之旧”。接着，嘉靖三十二年（一五五三年）在湖中修建了振鹭亭（即今日之湖心亭）；万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年），又在西湖西南隅围筑了“湖中之湖”（即今日之小瀛洲），使西湖又平添了无限风光。

清初由于战乱，西湖又复失修，使得“淤泥菰葑，充塞弥漫，两堤六桥及诸名胜，倾圮相望。”顺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年），世祖福临责令地方官修筑湖堤，及时蓄泄湖水，西湖景象，从此更新。康熙皇帝非常喜爱西湖风光，曾先后五次南游杭州，驱使百姓“浚治西湖，岦孤山以建行宫，并疏涌金门城河以达御舟”，他还亲题“西湖十景”碑，建亭勒石，“西湖十景”从此定名。雍正二年（一七二四年）又一次疏浚西湖，用湖泥增培苏白两堤，堤岸补植花木。乾隆皇帝也曾三次游杭州，在各风景区和“西湖十景”碑后勒石题诗，兴复古迹。他并下令在孤山行宫后面建文澜阁，珍藏《四库全书》，西湖之名，从此更著。

但是全面地、有计划地、持续地整治西湖，建设西湖，那却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解放三十年来，西湖园林建设的辉煌成就，使历代治湖业绩黯然失色。杭州解放后，党和政府便

立即着手全面整治西湖，在环湖群山和各风景区，有计划地种植既可观赏又有经济价值的树木三千多万株，如今都已郁然成林。在各风景点栽培的花木品种数以千计，如孤山的梅花，玉泉的玉兰，白堤的碧桃，花港的牡丹，里湖的荷花，满觉陇的桂花，花圃的菊花，真是万紫千红，四时不断。同时又全面疏浚西湖，重砌堤墈。共挖湖泥七百多万立方米，这些湖泥可堆筑苏堤这样的湖堤三十多条，从而使西湖的深度从半米左右增加到一米半以上，西湖湖水就更加澄清了。在砌墈工程中，共用石料二万多立方，驳砌的石墈长达三十公里。如白公、苏公、杨公有知，当甘拜下风了。在玉泉南面开凿了一个占地三千多亩的植物园，引种了四千多种国内外的名贵花木；在四眼井到虎跑之间的白鹤峰下，新建了占地六百多亩，具有山林特色的动物园，饲养着一百五十多种世界各地的珍禽异兽。花港观鱼、柳浪闻莺、玉泉等公园，进行了扩建；灵隐、六和塔、岳坟等名胜古迹，修葺一新。吴山、玉皇山的盘山公路已直达山巅。“近水远山皆有情”，“古今难画亦难诗”，经过三十年来的建设，西湖这颗祖国的明珠，琢磨得更灿烂夺目、晶莹可爱。

西湖面貌的变化反映了中国的变化。西湖的全新气象，是日益走向繁荣的新中国的缩影。今天的西湖，已不仅是中国人民的西湖，而且已成为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的西湖了。



白堤和苏堤

白堤和苏堤是碧波粼粼的西湖上的两条绿色锦带。它们一纵一横，把孤山和北山、栖霞和南屏联系起来；把宽广的西湖划分成五个大小不等、风景各异的画面。名闻中外的“西湖十景”，有五景就散落在这两条美丽的长堤上，所以它们历来被誉为“湖上双璧”。

白堤东起断桥，西迄孤山东南麓的平湖秋月，全长约一公里。它把西湖划分为里湖和外湖。循堤而行，可以充分领略西湖明媚的风光，是一条很好的游湖路线。

白堤平坦宽阔，中间是光洁的柏油马路，两旁是花边图案式的人行道，每边各有一行株距整齐的垂杨和碧桃，间以新置的华表玉兰路灯，道旁芳草如茵，造型非常优美。每逢春季，

袅袅柳丝泛绿，朵朵桃花含笑；归燕穿梭剪水，彩蝶翩跹舞蹈。正如宋代诗人徐俯在《春游湖》诗中所描绘的：“双飞燕子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开，春雨断桥人不度，小舟撑出柳阴来。”景色非常迷人。到了夏天，里西湖荷花又竞相开放，“堤绕荷花花绕湖”，白堤又是一番“千层翠盖万红妆”的瑰丽景象。

白堤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就以风景绮丽而著称，当时称白沙堤。据雍正《西湖志》：“白沙堤……自断桥起迤逦经孤山至西泠桥止，径三里余。”包括现在的孤山路。大诗人白居易在《钱塘湖春行》一诗中写道：

孤山寺北贾亭西，水面初平云脚低。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
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

可见唐时的白沙堤，已是桃红柳绿，芳草平铺。白居易在另一首《湖上夜归》诗中，又有“万株松树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之句，白沙堤又可简称为沙堤。宋时，又因这条堤是通往孤山的唯一通路，所以又名“孤山路”。宋代诗人俞灏也有“不应闲却孤山路，我自扶藜月下行”之句。到明代万历年间，因年久失修，堤多圮坍，司礼监孙隆于万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在白堤叠石铺沙，夹道广种绯桃垂杨、芙蓉山茶，每到春天，草木葱茏，繁花似锦，所以又名“十锦塘”。白堤中段的锦带桥，宋时原名涵碧桥，也在孙隆修十锦塘时架木为梁才改为今名的。到清康熙、雍正年间，白堤又经多次修整，锦带桥也改建为环洞石桥。到了近代白堤改筑柏油马路，断

桥、锦带桥上的亭棚尽行拆除。千百年来芳草萋萋、中露一线白石小径、即所谓“草绿裙腰一道斜”的景色，就被现代化的柏油马路、花圃式的人行道所代替了。

白堤东头的断桥，即西湖十景之一的“断桥残雪”。断桥是一座独孔拱形长桥，两侧为青石栏干，从湖滨、柳浪闻莺等处遥望，水光潋滟，势若长虹，背衬亭亭玉立的保俶塔，景色十分优美。这里处于里西湖与外西湖的分界处，视野开阔，远山近水，尽收眼底。特别是冬天，瑞雪初霁，伫立桥头，纵目四望，只见远山银妆素裹，近树灿若梨花，葛岭楼台铺琼砌玉，十里沙堤晶莹朗彻，是赏雪的好地方。

断桥又是古时骚人词客去孤山踏雪探梅必经之路，因此历代留下的吟咏也特别多，如明代后期诗人王瀛《断桥残雪》诗云：

泉脈初融漾斷斯，梅花開遍小橋西；
東君似助尋詩興，留得瓊瑤衬馬蹄。

古人每称诗思在长安灞桥雪中，而断桥残雪实则比灞桥雪景更胜。雍正《西湖志》“孤山霁雪”一文，指出孤山以雪霁胜，断桥以残雪称，颇能写出两地特色：

“孤山与断桥相属，四时风月大略皆同，而惟雪则各擅其胜。断桥之胜在春水初生，画桥倒映，带以积雪，则混朗生姿，故以残雪称；孤山则兀峙水中，后带葛岭，高低层叠，朔雪平铺，日光初照，与全湖波光相激射，璀璨夺目，故以霁雪胜”。

白堤的西端是西湖十景之一的“平湖秋月”。平湖秋月地